

# 族語創作與族語傳承的使命感

民族語創作と民族語伝承の使命感

Ethnic Language Creation and the Mission of Inheriting Ethnic Language

文·圖 | Yuhaw Pihoh 林約道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玉山神學院牧育長)

我在2007年首次參加「教育部2007年原住民族語文學創作獎」的投稿，當時投稿的是新詩、散文類別，到2009年時二度投稿新詩、散文類別，很榮幸這二屆的創作作品皆入選為優選作品。這對個人來說是極大的鼓勵，原因是我的族語創作動機源自於對泰雅族語傳承的使命感。

## 無法迴避的使命感

對族語傳承這件事是我這個年齡層的泰雅族人不能迴避的使命，因為我的父母親是處於日治時期皇民化語言政策的世代，我成長時期的語言環境常會聽到大量的日語詞彙。到了國民政府時期，藉由九年國民義務教育的教育政策，整個世代的語言氛圍又轉向國語化政策。對泰雅族人來說，近代二個政權近一個世紀以來的國家語言政策對泰雅族語來說是巨大的衝擊。面對嚴厲的語言同化政策，其影響延伸到泰雅族的後代子孫，從我的上一代到下一代，三代之間明顯可見泰雅族語本身所受到的結構性排除，族人則視之為族語消滅政策。

## 族語從復振走向復興

在這種語言變動的歷史背景底下，內心一直期待著有一天台灣多元族群豐富的語言文化能夠從谷底翻身，成為台灣國家充份尊重的母體語言。記得在2003年前後，很榮幸受政大原住民語教文中心之邀，參與台灣原住民族語九階教材的編寫工作，同時受政大邀請加入第一屆原住民族語認證的工作。我內心對於台灣多元族群的語言從2000年之後能受到國家層級的重視，彷彿看到了黑暗隧道的盡頭。多年的期待在政大原住民語教文中心團隊的推動之下，我看到泰雅族語的發展推向了全新的趨勢。但即使如此，泰雅族語的夕陽化威脅依然深度存在於族人當中，台灣原住民族語振興的工作一刻都不能鬆懈。

## 族語認證變成考試加分的工具

在這種原住民族語趨勢轉變之際，我個人深刻檢視了當時編輯原住民族語教材及辦理族語認證的二條路線，是否真正能夠達到促進原住民族語振興的目的。以我個人實際參與編輯原住民族語教材及辦理



Pyahaw部落(碧候村)為人敬仰的獵人父子檔於田間獵人工寮留影，右Wilang Nomin(陳德清，86歲)，左Yukan Wilang(陳明仁，58歲)。

族語認證工作的經驗，我發覺當時原住民族語振興政策的二條路線，在進程中加入了以原住民升學考試加分做為原住民學子們學習的誘因，這種發展模式反而把原住民族語振興的工作導向了原住民學子升學考試加分的工具性目的。此一工具性目的要求原住民學子考試的公平性，因此語言的詞彙量及深淺程度被限制在有限的範圍，每一年族語認證人力物力的龐大動員，皆被劃定在工具化目的範疇之內，這與我起初對原住民族語復興的期待有很大的落差，我並不否定目前的族語教材化及族語認證的雙軌模式，至少現階段已經把原住民各族群的語言推向國家語言的定位，並在教育體系下推動台灣原住民族語的普及化教育。

## 維持族語的生命力

我想到任何一個民族的語言必須維持它的活潑性和生命力，至少要有三種努力方式。首先，族語必須不斷地在族人的日常生活中大量的使用，同屬一個族語群的族人須以自己的族語大量地口說周遭的人事物，保持對族語詞彙的聲音辨識、模仿、學習和記憶，以族語做為對日常生活事物及對個人、公共事務的溝通手段，使族語成為族人傳達意義和慣習價值的必要手段，甚至是唯一不可或缺的語言手段。其次，族語必須設法延續其生命力和影響力，考量族語本身的擴展性，使族語不僅在部落中被活用，族語也要設法超越部落的世界，將族語用來述說部落世界以外的各種人類事務與生活經驗。第三，就是致力於推展族語的文字符號

化運動，即推動一種族語文學運動的嘗試，它的作用可以把前面二種努力的方式做一個具體的綜合呈現。

### 推展族語文字化

泰雅族過去運用族語活動大都以部落中的生活會話、文化溝通及歲時節期禮儀活動為族語運用的主要範疇。形式上以族人之間的對話、吟唱…為主要的語言形式，從來沒有出現過以文字符號做為族語溝通的手段。如今，原住民族語符號化的歷史，在基督教會的推展已逾半個世紀以上，2000年後的國家化語言定位及推廣也



Yukan Wilang在削黃藤片做為藤編「獵物背籃kesi或takin」的材料。

已近20年，因此第三種的努力方式—推展族語文字符號化運動，已經成為當下台灣多元族群語言振興必要的策略。

### 使用千詞表的侷限性

基於前述，族語傳承的使命感在我們眼前展現出新的契機，就是透過原住民族語文學創作的機會，使族人藉由族語創作將之與族語傳承的使命感結合起來。多年來，族語教材與族語認證二條振興策略，皆限定在以「千詞表」為詞彙源的基礎上，它完全無法滿足族人在日常生活中大量的使用族語，口說部落周遭人事物，保持對族語詞彙的聲音辨識、模仿、學習和記憶，做為日常對個人、公共事務的溝通，使族語成為傳達意義和慣習價值等等的的需求；同時也不能滿足延續族語的生命力和擴展性，以「千詞表」有限的詞彙，無法使族語在部落中被活用，更無力讓族語超越部落，以族語述說部落世界以外的各種人類事務與生活經驗。因此，推展原住民族語文字化運動，即族語創作文學的運動化，將適時的成為台灣多元族群語言振興一個必要的補充性策略。在台灣高度資訊化的世代，原住民族語創作文學的運動，是維持原住民族語的生命力、運用性及永續性的一個重要的契機。

### 創作過程帶來的震撼

在這種觀察與反思之下，我參與了2007年、2009年教育部舉辦原住民族語文學創作獎的活動。在寫作過程中，把泰雅族的語言想像用文字呈現，其中的過程就像是經歷一次又一次的靈魂洗滌，我在寫

作過程中，心靈受到的震撼非常深刻，幾乎是在眼眶泛淚的情形下完成個人的創作。例如，2009年投稿的散文〈Wa M'yu alang ta la (變調的部落)〉，該篇是為了原住民傳統領域近一個世紀以來的生態劇變，透過文章中的人物，敘述了原住民族人對環境變遷的無奈和感受，更表達出族人對生命的執著以及對山林自然的情懷。另一篇新詩〈Mlata (狩獵)〉，述說了獵人對家庭生計的負擔，上山狩獵時心中掛念的是家中老人和妻兒子女的溫飽，狩獵過程中的驚險和皮肉傷痛都無法阻止獵人為了生存而出獵的責任。

### 創作賦予文字生命力

我在文學創作的過程中一次又一次的發現族語詞彙的生命力和需要考究的語言意義。例如，族語詞彙的歷史演變，一個單詞和另外一個單詞在沒有結合之前只是沒有意義的聲音或符號。但是，當單詞在一種文法和文句當中組合而成時，族語就像是著了火般的跳起舞來，那種感動跟在聆賞耆老Imuhuw吟唱史詩時的感動如出一轍。在族語文學寫作的過程，我就必須進一步注意動詞系統的變化，它是現在式、過去式、未來式、完成式……，以找出原來族語詞彙的正確語境和位置，同時要考究族語的形容詞如何正確的運用，其它如介系詞、虛詞、子句等等也都需要保持好奇心的予以考證。

最後，我發現在文學創作的上下文脈上，



獵人守護的Pyahaw部落(碧候村)「獵場kyunang」—Ilyung Pyahaw(碧候北溪)。

我可以完全運用自己對泰雅族語的知識，活文活用，完全自主決定族語文字在文法上的選擇以及文章所要呈現的意義，以自己的族語來詮釋我對人事物的想像和表達我的寫作目的。在創作時，我重新被祖先的語言所包圍，我長期對於族語復振的期待，在這裡找到了值得開墾的新田新地。◆

### 作者簡介



### Yuhaw Pihoh 林約道

泰雅族，宜蘭縣南澳鄉碧候部落(alang Pyahaw)人，1964年生。東南亞神學研究院神學碩士。曾任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牧師、玉山神學院講師、教育部「九年一貫原住民族語言九階教材」泰雅族澤敖利語教材主編、歷屆泰雅族語認證委員。現任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玉山神學院牧育長、講師。